

成寒品味

花·骨头·泥砖屋

走近欧姬芙

成寒 著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花·骨·頭·泥·磚·屋

走近歐姬美



成寒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中國·廣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·骨头·泥砖屋：走进欧姬芙
成寒著.

—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7.1

ISBN 978-7-5360-4913-0

I. 花... II. 成... III. 欧姬芙, G. (1887~1986) —传记 IV. K837.1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3700 号

责任编辑：林宋瑜 颜展敏

技术编辑：赵 琪

版式设计：黄礼孩 张 波

封面设计：史 进
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开 本	889×1194 毫米 24 开
印 张	8.25 1 插页
字 数	100,000 字
版 次	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0,000 册
定 价	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录

序：缘起		1
第一章	走入欧姬芙的画里	4
第二章	阳光草原农家女的画愿	12
第三章	291 画廊	26
第四章	神秘女子写真集	46
第五章	放大的花	62
第六章	魅惑之地	80
第七章	幽灵牧场	106
第八章	圣诞夜在圣塔菲	125
第九章	阿必 Q	137
第十章	八十岁的时尚模特儿	151
第十一章	你是我的手、脚和眼睛	162
第十二章	最后的日子	175
附录（一）	欧姬芙大事年表	189
附录（二）	本书提及的新墨西哥州景点导览	192

序

缘起

多年来，我不断地揣想，乔琪亚·欧姬芙（Georgia O' Keeffe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。

虽然我无缘亲眼见到她，但她的身影我不知已看过多少回。尤其她的晚年，每一幅照片皆有相同的特征：那刻满岁月痕迹的脸庞，粗硬的发丝在脑后挽成髻，身上一袭黑长袍，整个人仿若是从泛黄老照片中走出来的一幅银色剪影。老，竟也入了美的范畴，这印象我永远忘不了。

那是夏天，他们一行三人来到亚利桑那和犹他两州交界的 Canyon de Chelly 附近（电影《不可能的任务2》开头，汤姆·克鲁斯攀岩的地方）。摄影大师安瑟·亚当斯帮他们拍了一系列黑白照。其中有一幅，戴宽边帽的牛仔卡克斯（Orville Cox）低首垂眉，表情有些儿无可奈何；站在一旁的欧姬芙抿嘴笑了，害羞地，斜乜着眼瞧他。安瑟·亚当斯摄下此珍贵镜头。

“她微微笑了，大地豁然迸裂开来。”（When Georgia O'Keeffe smiled, the entire earth cracked open.）——是摄影家安瑟·亚当斯（Ansel Adams, 1902-1984）形容欧姬芙的笑容。安瑟·亚当斯的年纪小欧姬芙十五岁，高瘦个儿，留一把黑胡子，原来是学音乐改行当摄影家，以钢琴家充满流动韵律的手拍摄不少加州优胜美地（Yosemite）的风景。

欧姬芙的笑法像什么呢？嗯，那种笑法在我看来意味着，她知道某些奥秘，也许是幻梦？是想象？历险？魔术？虚影？或是遥远的美？这一切我却摸不着边。而我只知道，在她晚年逐渐老去的躯壳里，那活力仍然充沛仍然丰盈，把生命的墨汁用力挤到剩下最后一滴为止。



图1 当欧姬芙微笑时，大地豁然迸裂开来。（安瑟·亚当斯/摄）

我年纪很小很小的时候，住在乡下，偌大的三合院里有个亲戚长辈是画家，他的房里挂了一幅又一幅自己的画，墙的一角却有一朵放大的红花的海报，风格跟室内其他的画完全搭不起来，看来不像是他画的。亲戚的画作也许是数量太多了，我记不太清楚个别画作的主题，而那幅红花看过一眼却始终忘不了。而今，我也有收藏一幅同样的海报，摆在我的工作室里。

欧姬芙在世时不仅是美国最轰动艺坛的女艺术家，且因她在偏远的新墨西哥过着遗世独立的生活，居然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偶像。多少年来，崇拜欧姬芙的人数不胜数，可是，无人能真正揭开其神秘面纱。在世人的印象里，欧姬芙是个相当孤立的女人。她生前已把朋友写给她的信全部毁弃，连自己不满意的画作也毫不吝惜地扔了。她鲜有谈及她的作画对象及创作来源，也一向与艺术圈保持距离。她曾说过，所有对她论长道短的亲人全在撒谎，她也阻止别人撰写任何有关她的文字。在一篇短短的自述中，她写道：“我在哪儿出生，我在哪儿居住，我怎样过活，一点都不重要。”

这样的一个女人，何以成为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女画家？她是如何崛起的？她为何离群索居？她营造了怎样的神秘感？为什么她的画能吸引许多非艺术



爱好者？作为一个画家，她的自律原则又是什么？她用鲜艳亮丽的色彩画下抽象造型、花、建筑物、骨头、山丘、树木、云朵、天空以及石头，这些主题的象征是什么？她是如何创造出独特的“世界性的视觉语言”（universal visual language）？在本书中我试着将欧姬芙碎碎片片的一生缝缀成一方华丽的彩布时，顿然发现这个女人一生所经历的，远远超过生命本身……

几年前，我在台湾和大陆同时出版了《瀑布上的房子——追求建筑大师莱特的脚印》一书，今年又把笔尖带到女画家欧姬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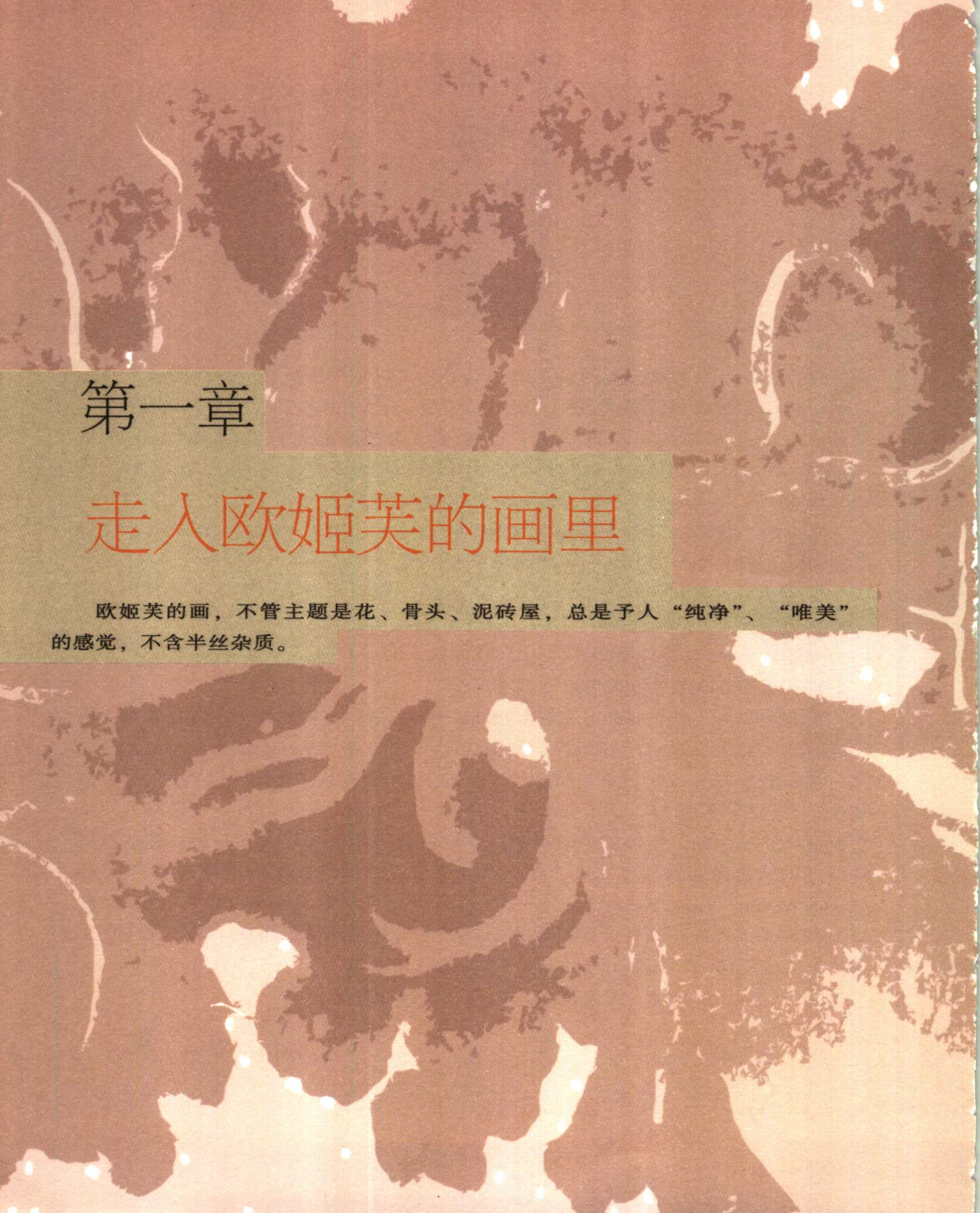
想当然耳，有那好奇的读者问我：“成寒，你为什么会对这两位建筑和艺术大师感兴趣？”

有好几个原因。

我就是偏爱欧姬芙和莱特的作品。

在晚年时光，有个叫璜·汉默顿（Juan Hamilton）的年轻小伙子陪在欧姬芙身旁，照顾了她生命最后十四年，而璜的妻子安娜玛丽（Anna Marie）和我碰巧是同一学校的校友——亚利桑那州立大学。这是地缘关系。我在美国西南（Southwest）——亚利桑那州，念了五年书；而莱特的西部大本营也在亚利桑那。至于欧姬芙待了长达四十年的新墨西哥州，也隶属美国西南。记得有一回，我的德国同学克里斯塔佛念物理博士班，教授派他暑假赶往罗色拉摩斯国家实验室（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）做研究，一大清早，天未亮，这小子居然背包一背，跨上野狼机车直奔，他告诉我只要骑七八个小时就会到达圣塔菲，若不是半路上在一个叫温斯洛（Winslow）的小镇发生零件故障的话。

他说，到了圣塔菲，已是黑暗的夜晚，昏黄的月光。



第一章

走入欧姬芙的画里

欧姬芙的画，不管主题是花、骨头、泥砖屋，总是予人“纯净”、“唯美”的感觉，不含半丝杂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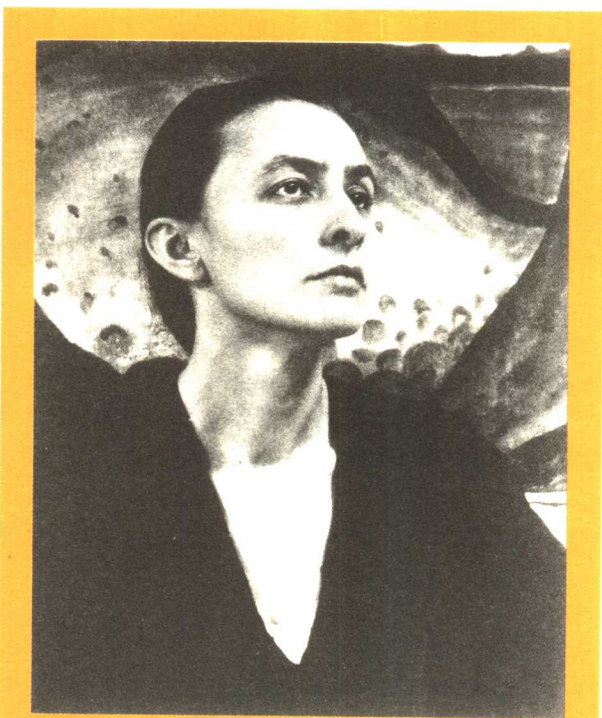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二十九岁举办美国第一次女性个展的欧姬芙。(史蒂格利兹摄)

关于欧姬芙，究竟该从何说起呢？我想是因为喜欢她的画，开始对她这个人感兴趣吧。

从我念书的地方——凤凰城(Phoenix)搭机到阿布奎基(Albuquerque)，出了机场，改搭巴士沿高速公路往北行，景物渐渐隐没，剩下野花杂草漫生，装点荒凉无垠的沙漠。约莫七十分钟车程，来到圣塔菲(Santa Fe)——新墨西哥州的首府。

倘若您是爱画者，对眼前的景致仿佛有些熟悉，这不足为奇。因为，这就是欧姬芙的国度。您也许曾在纪录片、美术馆、画册或卡片里，欣赏到她以新墨西哥沙漠为主题的画作。

欧姬芙的画，予人“纯净”、“唯美”的感觉，不含半丝杂质。她一九二〇年在纽约崛起，至一九八六年在新的墨西哥辞世，作画逾八十年。她创下美国艺术史上第一位女性个展的纪录，那年，她才芳华二十九。

一九一七年，欧姬芙初次拜访新墨西哥州时，尚未满三十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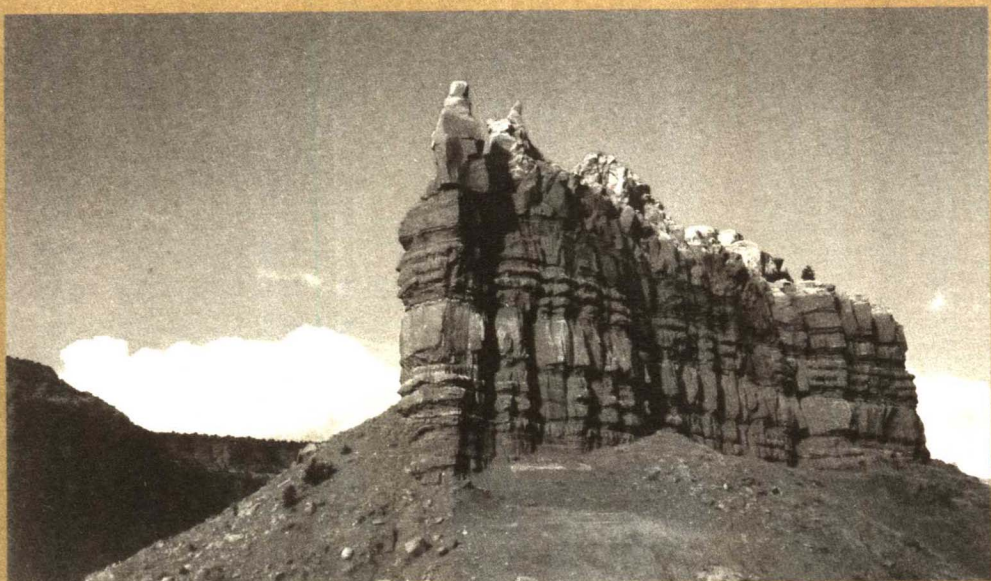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阿必Q附近的红色砂岩——沙漠景致是如此奇丽，也处处透露着惊险的意味。（成寒摄）

那回，她停留的时间很短，可是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。一如我所见到的新墨西哥，纬度偏高，空气洁净舒爽。放眼望去，荒漠苍凉，沙丘隆起大地，山艾灌木漫生得到处都是，沙漠景致是如此奇丽，也处处透露着惊险的意味。这幕景象，立刻吸引住她那颗易动敏感的心灵。隐约间，仿佛有股声音在呼唤着她。这才是真正属于她的地方，她告诉自己。人在纽约，每次听到朋友迁往美国大西部的信息，她总按捺不住心中的向往。

“这片土地很美丽，不是光线照射在万物之上，而是万物浸淫于光之中。”一位画家如此形容新墨西哥。

十二年后，她终于再度启程，实现追寻沙漠的梦想。

结婚以后，她留在纽约，只因为丈夫史蒂格利兹的关系。丈夫在世的三十年间，她的角色有如希腊神话中的春神波瑟芬（Persephone），每年有六个月的光阴待在新墨西哥州，独自作画。另外六个月返回纽约，史蒂格利兹则从未踏上这片土地。

等到丈夫离开人世，她了无牵挂，从此便以沙漠为家，不再返回城里。

在沙漠中，欧姬芙有两个家——阿必Q（Abiquiu）和幽灵牧场（Ghost Ranch）。这两处地方相距不远，但离新墨西哥州首府圣塔菲则有七十多英里，世居此地的是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混血，那年头他们甚至不讲英语。大部分时候，欧姬芙都是一个人，从日出起外出作画，直到太阳下山方归，风吹日晒都影响不了她。这地方视野广阔，天空蓝得出奇，登上平顶高台（mesa），周遭的沙漠景致，尽收眼底。

偶尔，欧姬芙到三十哩外的陶斯（Taos）去，跟当地艺文人士社交应酬，酒馆里谈欢，但很快就觉得那种日子没劲儿，于是一个人又回到阿必Q作画。《儿子与情人》和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作者劳伦斯（D.H. Lawrence）在陶斯有座基亚瓦牧场（Kiowa Ranch，如今隶属新墨西哥州立大学产业），但在欧姬芙抵达的那个夏天，他已偕妻芙莉丽达远游欧洲，病逝旅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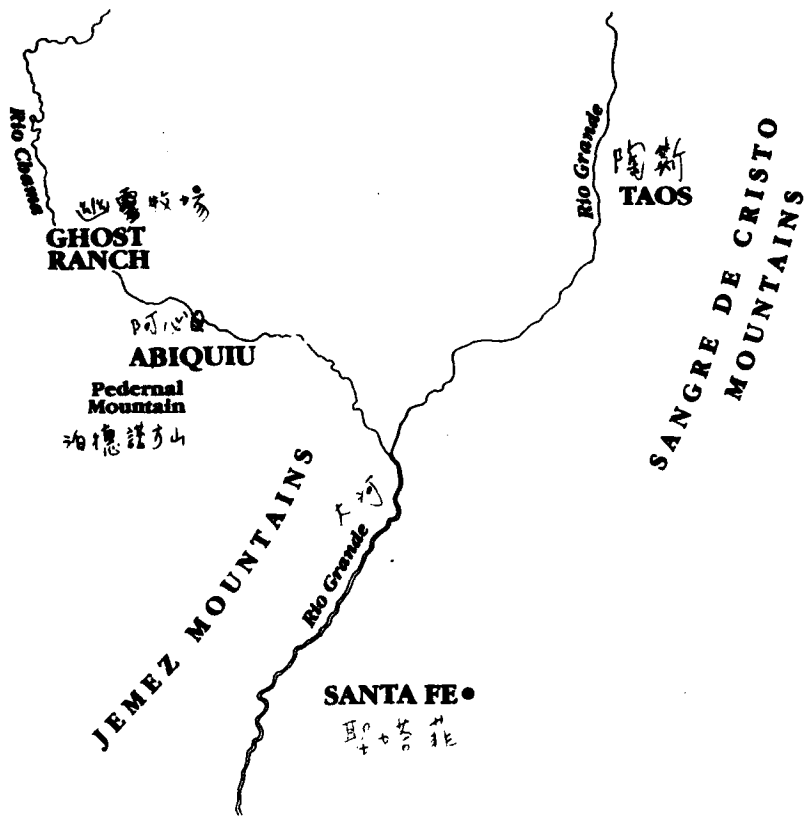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 圣塔菲、阿必Q、幽灵牧场在地图上的位置。

图7 《劳伦斯树》，油画，1929，Wadsworth Atheneum at Hartford 收藏



欧姬芙曾多次造访劳伦斯牧场，与劳伦斯夫人熟络。抵新墨西哥第一年的夏天，欧姬芙来到劳伦斯牧场，夜幕低垂，她躺在树底下一张老旧长椅上，仰望那树干簇拥着树叶千片万片，衬着繁星点点的夜空为背景，渲染一种超越寻常的特殊情调，一时间她的感觉全涌了上来，回去以后立刻挥笔画下那幅著名的《劳伦斯树》（The Lawrence Tree）。

这幅画很有意思，劳伦斯树其实就是北美黄松（ponderosa pine），欧姬芙把树干、弯曲的树枝和树叶简化为梗概结构，从下仰望的破格、倾斜透视法，刺激了观者的眼睛，创造树木摇摇欲坠的印象。有人说，欣赏这幅画的唯一方式，就是跟画家采取同样倾斜的角度去看。而我也见过这幅画的不同悬挂方式，在康乃迪克州哈特福的美术馆即是如此，那颠倒过来的树干仿若从天际探下身子来，愈倾愈近……

D.H. 劳伦斯死后，骨灰没有送回他的英国家乡，反而运返陶斯永久安息。可惜的是，这两把艺术与文学的火焰，从未真正交集燃烧过！



图6 D.H. 劳伦斯画像。

欧姬芙生前画了许多幅花卉，把花芯、花蕊、花苞、花瓣每个部位刻意放大，宛若从蜜蜂的眼睛里所看到的花之细部。有人为她作了诠释，谓其画里蕴涵着情色爱欲的层面，所谓的“性象征”（sex symbol）。

关于这点，我在她的纪录片里，听到欧姬芙亲口回答：“‘性象征’是别人说的，我可不是这么想的。”

她也不明白，她所画的牛骨、马骨、鹿骨还有十字架，为什么在世人的眼里代表“死亡”和“哀悼”，而非单纯的“形体之美”。一如欧姬芙时时翻阅《艺术中的精神》的作者，抽象画之父康丁斯基（Vassily Kandinsky）把物象几何化，抽掉繁复，形象逐渐消失，只剩点、线与色彩了，最简单的线条与颜色也可以成为最动人的艺术。

前年圣诞节，我又去了一趟阿必Q，镇很小，居民约百人而已。镇口外，公路旁有一家波德杂货店（Bode's General Merchandise），欧姬芙生前经常到店里买东西，它如今仍开张着。可是，通往小镇的斜坡路口，却立了一个告示牌，冷冷地写道：“我们欢迎你照相！”仿佛在为欧姬芙的灵魂争取一份私密的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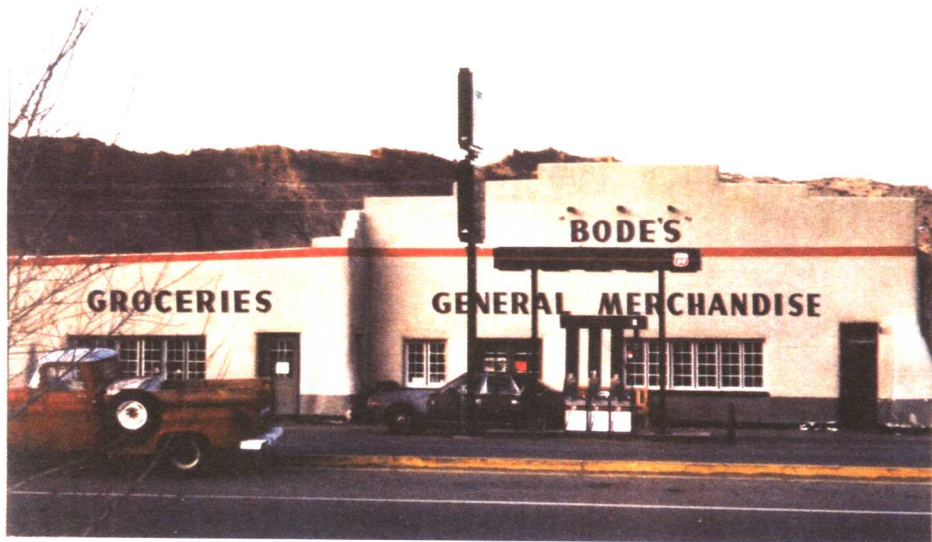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8 欧姬芙生前经常上门买东西的波德杂货店，马路对过就是通往阿必Q村里的斜坡道。（成寒 摄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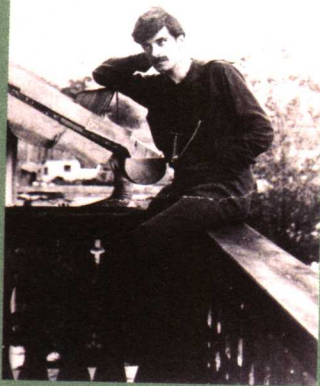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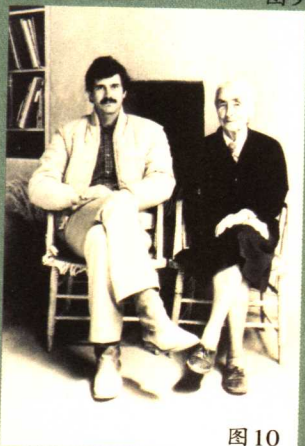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0

这两张照片拍摄的年代相距近一百年，两个人都是欧姬芙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。而史蒂格利兹（图9）过世那一年，璜·汉默顿（图10）刚巧出生，而两人的长相却如此神似，引起再世轮回的说法。

而如今，幽灵牧场早已售予长老教会，当年欧姬芙住过的房子据说早已拆毁，我到牧场外围参观，一时间仿佛走入欧姬芙的画里，周遭一派旷野味道。至于阿必Q的故居，现在则是欧姬芙基金会的办公所在，也是一座传统泥砖屋（Adobe）。

欧姬芙漫长的一生可称为“传奇”，不仅在艺术界，连出版界、作家文人、女性主义者也热烈崇拜她。

生前不爱露脸，并且极注重隐私，从不化妆的欧姬芙，甚至不在画上签名，顶多在画的背面签上缩写：OK。完全因为个人特殊魅力，她生前及死后，好奇者拼命想揭开她的神秘面纱，使得关于她的出版物不断问世。而画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，两人年纪相差八十来岁，神情容貌竟如此相似，而且，一个男人死亡那年，另一人正好出生，就如忽然间时光的甬道裂了个口子，引起“再世轮回”的说法。

欧姬芙一生共活了九十八个寒暑，其中有四十年长居美国西南部——新墨西哥州，而我个人也曾在美国西南部——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念了五年书。那些年头，寒假、暑假和圣诞节，曾经和朋友开车直奔圣塔菲度假。

为了离圣文生医院近的理由，欧姬芙晚年搬到圣塔菲城里住。可惜，据说当年新墨西哥美术馆馆长对她并不怎么欣赏，以至于少数几幅馆藏，皆非精品（一位友人曾以玩笑口吻，对我说：“我想，欧姬芙最差的画，全留在圣塔菲了。”）没有想到，如今许多游客到圣塔菲，多半是慕欧姬芙之名而来。还好，经过基金会及画迷的多年筹划，加上民间收藏家的慷慨允借，欧姬芙纪念馆（Georgia O'Keeffe Museum）已于一九九七年七月在圣塔菲揭幕，是艺术爱好者的一大福音。

一九八六年三月，欧姬芙挥别人世，新一代欧姬芙迷仍不断产生，而画家魅力不死。希拉里·克林顿担任美国第一夫人时曾购入一幅欧姬芙画作，装点白宫的墙壁，她特别提及看欧姬芙的画，让她涤净杂乱的思绪，重拾生命的感动。一如摄影大师安瑟·亚当斯、欧姬芙故友所说：“她有神秘的魅力，是与生俱来的。”

世上再也没有第二个欧姬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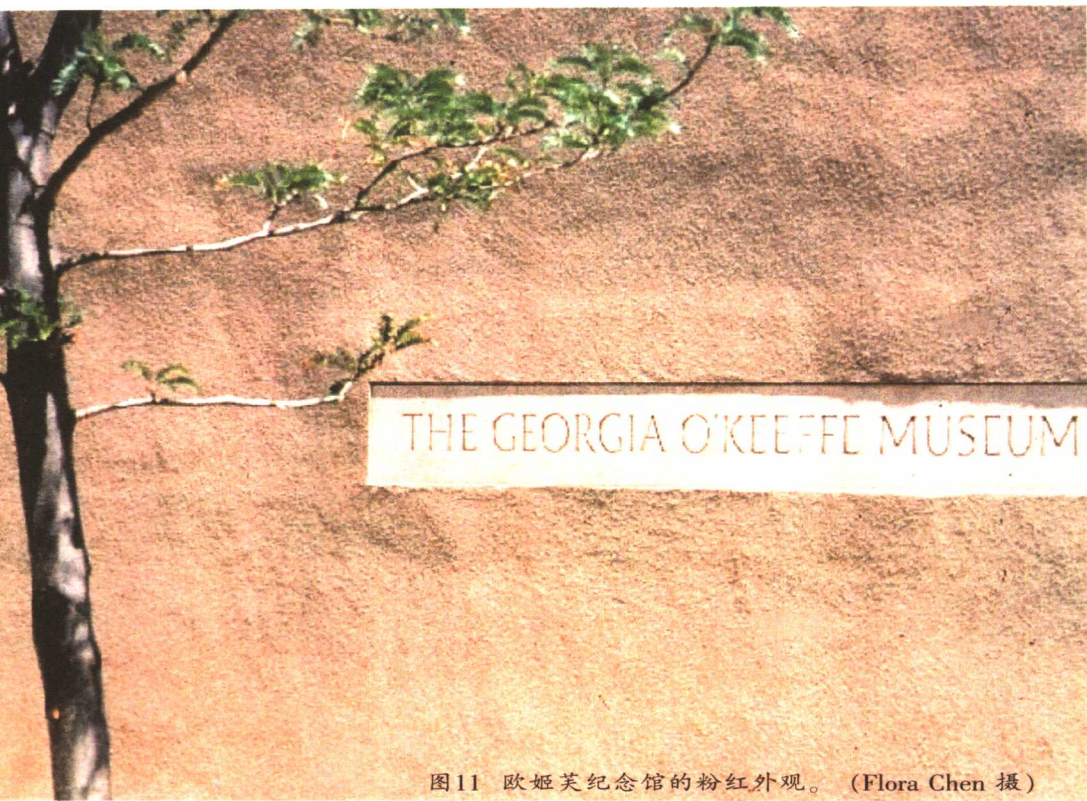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1 欧姬芙纪念馆的粉红外观。（Flora Chen 摄）

第二章

阳光 草原 农家女的画愿

十三岁时有人问她，将来长大以后要做什么？她想也不想就回答：“我要做个画家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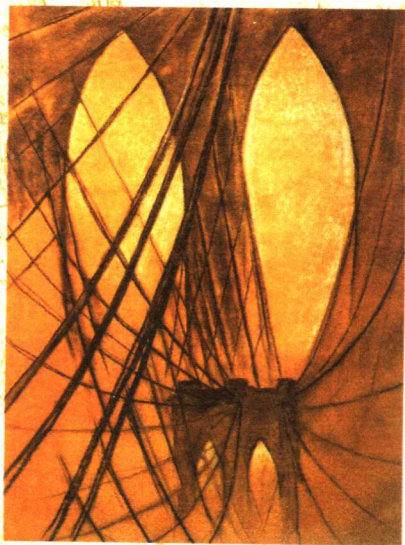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2 《布鲁克林大桥》，1914，炭笔及粉彩画，私人收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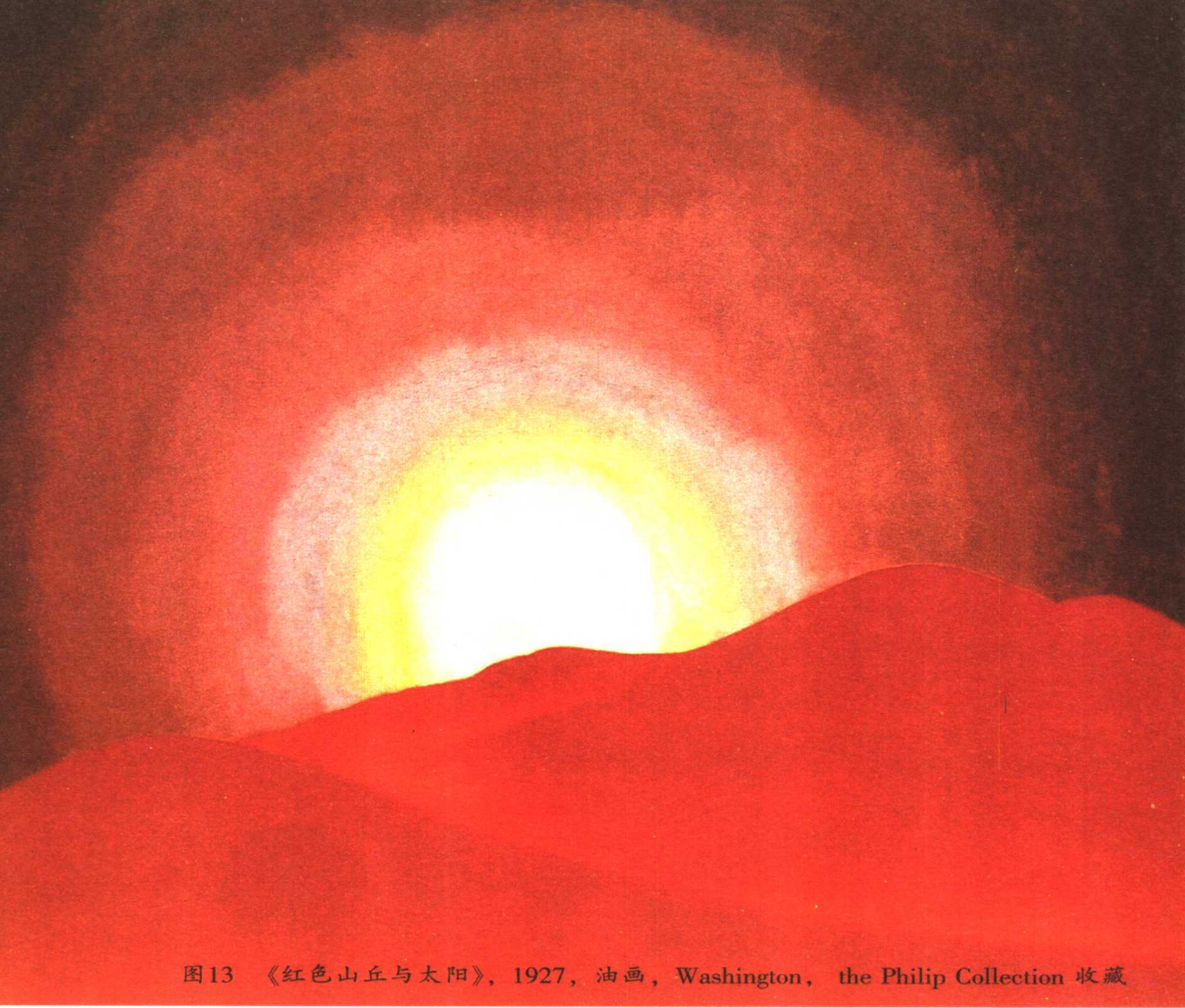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3 《红色山丘与太阳》，1927，油画，Washington， the Philip Collection 收藏

欧姬芙出生的那一年，正逢当时美国最长的吊桥（5989英尺）——布鲁克林桥开始启用，时任美国总统的是克里夫兰，而巴黎艾菲尔铁塔仍在建造中，两年后才宣告完工。

她已经不大记得童年的细节，但她依稀记得一片亮光，黎明时分从地平线升起的灿烂夺目的骄阳，七彩光芒高高洒在大草原上，目睹那一刻，她小小的心灵被震撼住了。